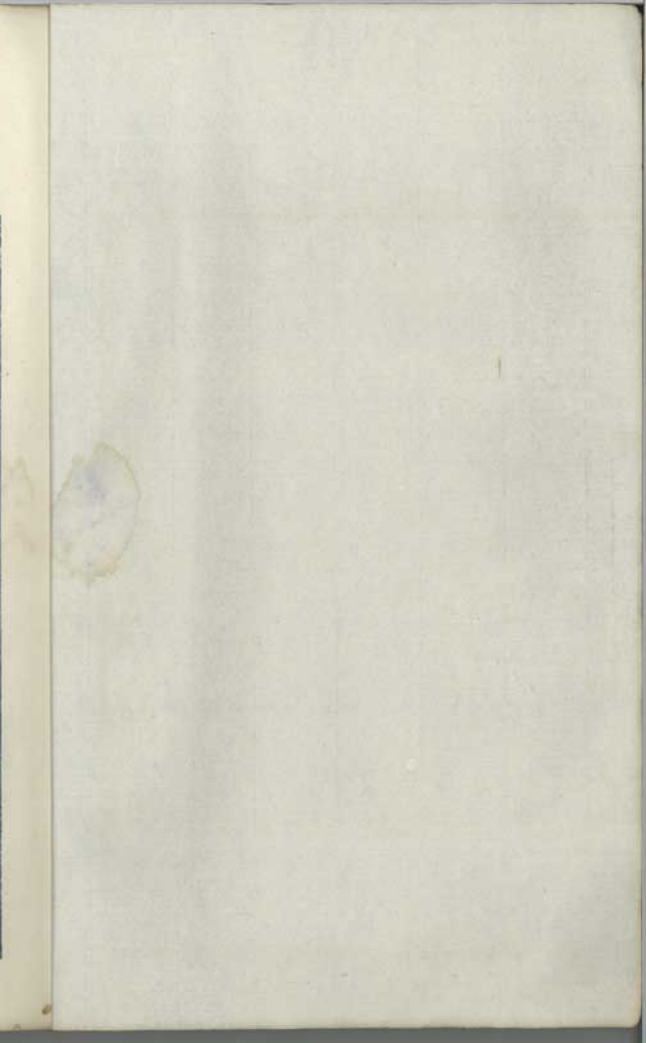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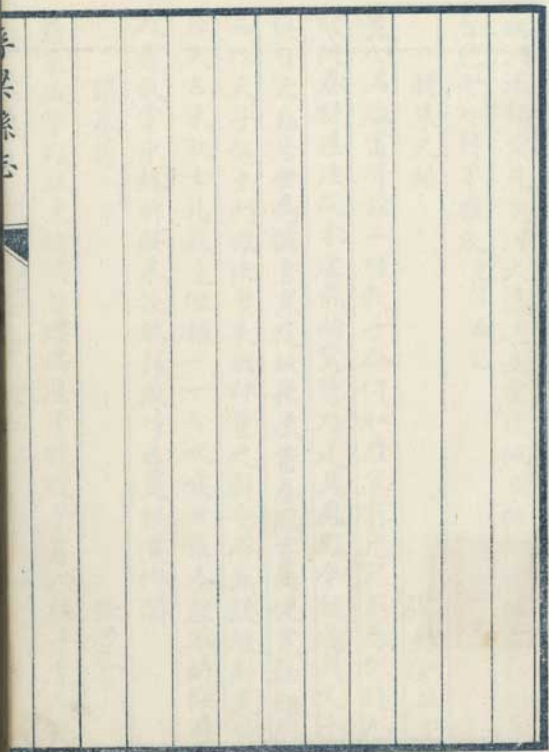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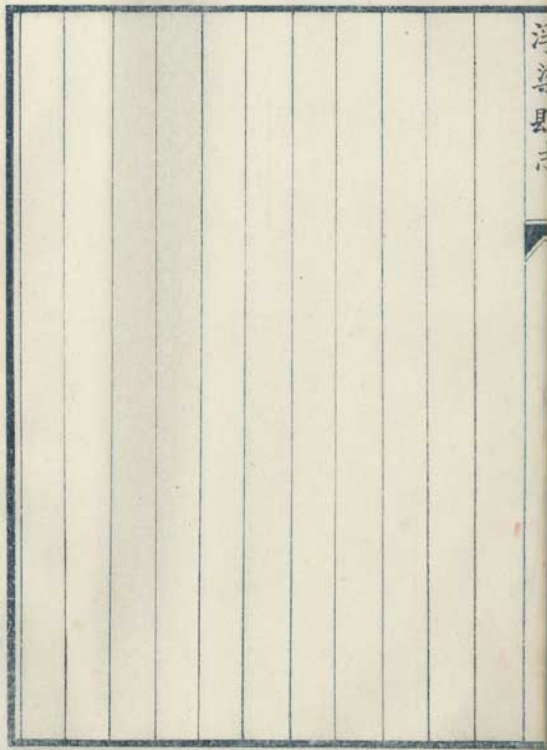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vertical lines, typical of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frame is defined by a double-line border. Inside, there are 12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13 columns. The paper is aged and yellowed.





無酒滿杯紫鳳星河天遠近玉堂環佩日徘徊  
禁林春動烟華合應會吟詩寄雁來

見昌南記

贈朱天錫

張景修縣令

黃金滿瀛富有餘一經教子今何如  
君家有兒兒不愚肯誦九經隨卷舒  
渥法從來產龍駒鸞鷲乃是真鳳雛  
今朝過我父子俱自云勤苦世為儒  
雪窻夜映孫康書春隴晝荷倪寬鋤  
翻然五入天子都出門慷慨曳長裾  
神童之科今有無談經射策皆壯夫  
古來取士凡數途但願一一令吹噓  
甘羅秦理不時誣時人看取掌中珠  
折腰未便賦歸歟待君雙桂遺鄉閭

謁姜詩

張景修

君家盛事冠江東濟濟簪纓滿座中  
綠綬榮身六桂子青春免

解十神童願據忠讓酬天眷好把詩書繼祖風堪羨虎頭唔下  
水年年相映錦衣紅

雙溪放舟

張景修

雙溪載酒過南城船在中流顛倒撐吏抱辰牌隔水報僧携茶  
具下山迎村花入手猶飛蝶岸柳因風忽見鶯化國日長公事  
畢遊人爭傍長官行

贈朱虎臣

程元祐

我聞汪堯生列國能執干戈衛社稷孺子可教繫復誰張良授  
書為帝師家學厥後不復繼棘門老將反兒戲邇來忽得朱虎  
臣九歲知兵及古人僕姑十上九破的玉帳七書咸誦憶壘石  
布作常山蛇指陳八陣復橫斜天姿忠勇亞二子腦脂壯士欲

羞死虎生三日使欺牛勿謂渠小將何求志在奇功平禍亂自  
許多益辦欲造天閣試所長中興君相正明良拔萃為將  
上不惜好獎此郎明勸激凌烈九歲初無謀猶呼虎子封亭侯  
觀君頭領合食肉膽大於軀早驚俗皇家右武喜逢時洗眼行  
者得意歸

贈黃冠周宗光

辛次膺 縣令

秋至憶乘槎支藤迎水涯少停高士傳來訪老君家閣迥臨溪  
澗槎長卷白砂昂日倚天外莫問赤城霞

元

頌趙悴

湯禮

昌江六萬戶佐邑實賢勞秉筆秋霜肅鳴琴山月高民情分枉

直公道屏好夢清獻傳家遠歌聲未足褒

點義倉卽事詩

楊載同和

南來受命佐爲州喜遇豐年皆出遊過嶺崎嶇尋道路上山繞  
确田疇修藤掛樹龍蛇走怪石攢溪鴈鷺浮賦役已寬詞訟  
簡素餐無補漫悠悠

明

初夏行部景德鎮

陶安卽守

春歸可以省斯民駐節徘徊昌水濱  
使窮簷照綠野莫將芳草起朱輪  
花深閭巷追呼少雨足郊畦種植新  
須識至尊先本治屢勤耕織降絲綸

送俞敬德出刺海州

查仲原邑人

文章應運喜同年

同登洪武辛未榜進士

滿目春光繞洞天借鑒三升爲

俊彥恐辜一舉選青錢臨邊豈盡持雙戟  
梗猶將弄玉絃佇望安瀾障北地寧非十哲後  
來賢唐咸通中俞坦之與令狐綯吳罕許崇輩稱十哲

景鎮江路

王激知縣

危樓縹緲丹青上絕壁嶙峋翠浪中  
清境奇蹤看不厭洞簫孤

鶴許誰同

送孫文冕侍御監察廣東

劉大夏華容

星言夙駕代天巡東粵將看庶政新  
嶺表冰霜嚴玉節海隅冠蓋肅丹輪  
鯨鯢澤國平消浪山谷花封滿注春  
柱後惠文非不有旬宣須是沛恩綸

邑侯夏公擢官入都

鄧謙邑人

賢良有政登九重詔書特召來花封我公清節皎黃龔蕭然一  
簞登行柳昌江之水今溶落昌江之山今崇蔭秋風披拂聞美  
容形擗警筆徵夔龍 見昌南歷記

送蓋孝廉馥會試兼致九成孫孝廉

許 源通判

蕭蕭瑞雪銀鞍注迢迢送匹馬公車路燕臺莫闕自有人早在都  
門待卿故寄言昨歲芙蓉鏡曾為江干二妙鑄高文彩筆定相  
方中原芳草翔鵷鷺 同上

源昭武司李松江人成化進士署嚴務觀風試請生資孫  
韶藍觀文決其擬科韶是年貢入京明年就試北闈藍登  
江西秋榜二子俱捷藍北上源贈詩并致于韶

送董景禹守新州

戴 冊邑人

同經同學又同庚老去參商感昌并五馬專城稽古力三年賦

政子民情流移有賴趨耕讀品第無私付鑑衡莫以官成生怠  
忽朝陽樓閣望同升

蘇州司馬吳宗吉擢兩浙運司

顧存仁

十年佐郡治稱平借寇頻煩視篆行渤海共歌龔遂去浙湖應  
向隱之清冰心自可同梅傲瘦骨何妨伴鶴鳴最是西湖堪吏  
隱六橋花柳正春明 見昌南歷記

潞河懷寄程台山 台山詳時思同登  
嘉靖戊戌進士

汪 柏邑人

燕山落日霞光起樓船照見胭脂紫船頭伐鼓岸鳴杵杵霏月

出天在水意中美人今何許下簾獨坐淚如雨 時台山致沈鍊  
件嚴高子廷秋

魚風吹沫聞愁耳寂寞孤燈吐新蕊夜深何處訴斯語風遞嘈

嘈苦兒女 傳聞台山弱杆奸  
蒿慈有抄波之患 架上一幅相思字鳳管淋漓書爾

紙一字一淚淚不止緘淚寄君雙錦鯉石岸露滴梧桐死鳳皇  
山下正憶汝同上

期程台山不至

汪柏

惆悵今何夕蹉跎已首秋故人期不至賤子憶無休細雨螢投  
室長風雁過樓火燈將就寢猶自聽鳴騶同上

陽府山

唐順之

鳩嶽境偏靜橋橫泉更清禪堂坐白晝樹杪一禽鳴

陽府山

羅洪先

重岡委複藏金刹一徑縈紆歷翠微登岸早能從梵滄掩關時  
復卧禪幃苔苔漸長寒將飲澗水初生春不違何事倚雲尚無  
定竹林題過暮忘歸

黎平守吳宗吉平苗有功

海瑞蹟山

舉首望西徼冉冉高雲流中有賢大夫政事與古侔矯然厲風  
節能紆生民憂寒冰嘗獨飲皎鏡無不周固當在廟堂朝夕贊  
王猷不意遠拜官牂牁守一州峒夷何跳梁閩君為邊籌提劍  
誓師旅搖穴殲狼狽服叛綏馴良疆場烽烟收是誰肯虜功果  
績還未酬何以勸臣業何以宣王休令予發浩歎奏牘為君修  
賢臣本無言明主寤無求嚴召自有期天下需嘉謀

得罷西歸別冢宰王岵雲司徒張鳳華用少司徒倪鳴岡

來韻二首

朱一桂邑人

瓦缶難容並鼎彝一絲誰與繫時危姑留昔訝寬為政老羅今  
纔罪有辭探却三山雲外繳好從二老橋中棋江干握手成何

語笑指匡廬是故知

挂冠神武豈非夫何必君王乞鑑湖白雪唱投應和寡青山伴  
結未憐孤但期四座樽中滿不嘆終朝瓶底無遠望柴桑何處  
是還將馬足趁寒途

送李昭宰廣西臨桂縣

唐 韋狀元

未論真派一源通喜得燕臺晤語同仙李舊根盤地遠甘棠新  
色映春融郡縣峒壑宜馴象水接牂柯好寄鴻見說撞犇蠻語  
雅此回應有武城風

種園

黃龍光

乞得鄰翁半畝園深深挿竹縛為樊小人學圃無非事春雨肥  
芽漸有痕膾韭釀齏實可至沃根除草道皆存小橋流水門前

過抱甕無勞出遠村

題清源觀

藍 應 邑人

探元初躡屐日夕正當秋野殿扶雲隱山門夾澗流泉明餘劍  
氣壁古詠仙叟松竹羅階密烟霞隔水浮金莖橫擊影玉佩响  
高颺磬罷花初泫月斜徑更幽呼童攜拂塵命侶過來洲搗薺  
龍窺篆編芽鶴與遊談終塵不染神欲景俱留

國朝

昇平樂四首 庚戌春

金夢文 邑人

而今方享讀書樂村墅無聞吠犬聲夜對銀缸敲葉細朝研玉  
露點珠清閒庭草色凭闌看茂樹禽聲檢韻迎珥筆清華應紀  
績許多桃李倚春榮



而今方享田家樂四境無聞擊柝聲遍野豚蹄期歲稔盈箱穀  
實慶秋成烹養剝棗選鄰酌墜戶誅茅備耒耕總賴公侯歲草  
竊嬉遊卒歲樂昇平

而今方享漁家樂細雨斜風日宜豈必蒼螿連釣餌且看赤  
鯉上綸絲賣魚入市沽村酒宵雪操竿刺水滑天籟時從蘆葦  
發幾聲欸乃和歌辭

而今方享樵夫樂繡谷丁丁伐木聲信步高低芒底便隨緣雉  
兔擔頭橫息肩坐石猜奇偶厲斧瞻雲計雨晴楮枕燒殘團婦  
子爐煨椽栗笑深更

福鳳同宗人坐平磯

吳士鳳邑人

閒遊河上滸石立砥中流鶴舞宜嵐峻鷗眠喜渚悠坐俯岸忽

轉波動影驚浮賓主多幽意凌僊我獨求

北沼荷香昌江八景之一

侯欽王邑人

我家湖上湖水清畫永宵良共此情酒向鴛鴦覽上酌人從蕙  
蕩堤中行東坡赤壁誇風月西子朱顏任雨晴高卧北窓幽氣  
滿羲皇興味有誰爭

恭讀

汪兆熊邑人

上諭敬賦一律

萬里痲瘵達

紫宸命官首重在親民左繩右矩欽

天語玉律金科仰

聖人已荷新恩收械樸尚圖晚節勵松筠卑棲也許瞻雲漢終

抱葵心風夜冥

過上蘆田二首

張景蒼 邑令

山水清幽景物妍耳根眼底費周旋鳥聲斷處溪聲續更有松  
彩青到天

竹扉花徑總相連處處人家近水邊行過西郊數十里溪山最  
勝上蘆田

花朝前三日集李氏園亭看梅分賦

張景蒼

花正開時春尚寒榻未樹底設盤餐遊人遊人及時看已是花  
朝三日前在手酒杯莫辭乾自昔人生行樂難乘此花時不盡  
歡恐被風雨來摧殘幾杖古榦如虬蟠紅白兩樹高閣邊更有  
青青竹萬竿相對令人懷抱寬座中有容擅驗壇詩不能降醉  
可拚瞬息人到賣餚天又看桃李相爭妍幽香冷韻誰能隣此  
時只有吾周旋

九日偕署中諸友登溪東最高峯歸飲李氏別業分七律  
如斗山城面面遮城南又帶小溪斜有村郭外皆栽竹無水門  
前不繫艇送酒王宏情不易尋幽陶令意偏奢振衣直上最高  
頂去訪當年學士家

謂李公李  
公故宅 前名

長至後十日鮑去非孝廉別墅盆梅初放邀諸名彥盪小  
阮陪飲花前賦以誌謝

張景蒼

春未梅先綻東君愛客虔壺觴勸座上薄領愧花前寄傲園三  
畝潛修屋數椽亭臺雖小構幽趣得天然

九月六日自浮梁城中晚歸回棹即事一首

逸興忙中減茲遊對景清岸蟲隨櫓急漁火貼波平山暗殘陽  
歇江寒夜氣生不教驚野浦恐散白鷗盟

過浮梁縣

唐 英

三載渾忘客茲行離緒深浮梁城下水清照使臣心

勸農

沈嘉徵 和蘇

田峻幽詩至喜賡春風春雨兆豐盈歌傳五袴慚予政參雙  
岐賴爾耕靈鳥知時催布穀蠲牛勤力出新晴古今治本農為  
首莫輟餘閒聽柳鶯

祈雨

沈嘉徵

生意仰天澤閭閻待命賒風雲千嶂雨飽暖萬人家政失官應

謹民蚩罪漫加西江堪決水旱沛及桑麻

六月下鄉相驗歸途口占

沈嘉徵

事憐閩民命長途冒暑未生人心已碎死者目猶開曲直難容  
隱存亡盡可哀政刑慙化導冰雪凜寒灰

邑城頹圯竭力捐葺工竣口占

沈嘉徵

保障護山城年深漸圯傾藩垣心在固守望勢難輕營陋憑人  
恃崇墉藉力成惟將清俸竭敢擬石頭名

勸息訟詩

沈嘉徵

淳邑稱淳樸人文山水清農桑饒舊業詩禮起羣英刑措風堪  
慕行高品自旌蒲艱難掩辱木吏亦須驚武斷輕君子欺良苦  
庶氓巧詞拙在理無訟勝於羸仇以寬和解財緣貪昧爭容人

唐 英 督陶  
使

消橫逆怒已未平情一紙投官判三時害爾耕求人求已處何  
持悔方明

室民行

沈嘉徵邑令

景鎮產佳磁產器不產手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陶業活多  
人業不與時偶富戶利生財窮工身餬口食指萬家煙中外賈  
客數坯房蟻垤多陶火觴牛斗都會罕比雄浮邑抵一搏承之  
蒞巖疆才庸惕蚊負百務拙補勤民困引余咎區區痼瘵心暇  
時歷田畷馬鞍東南山荒塚壘培塿瞥見草中人偃卧如中酒  
塵淹百結衣風颺蓬飛首形骸半已僵面目黎以垢頭上翔饑  
鳥脚踉蹌黃狗吊容集青蠅鏡物各赳赳呼伴捫其胸殘魂絲  
一縷闕做潤奈湯自貽漸遲肘問伊致此由淚枯氣咽吼囁嚅

約略言身業陶工久傭工依主人室戶都昌叟心向主人傾力  
不辭抖擻糲食充苦腸不敢問糞韭工賤乏贏資異鄉無親友  
版役二十年病老逢陽九饘粥生誰供死况思襟軛棄我青山  
陽青燐照我傍死生不自覺顯悔竟微茫狼狽於此極速願歸  
冥鄉我已安命數君無代傍徨我聞淚沾臆四顧慘以傷天乎  
好生德人心奚云亡邑令雖末吏舍我其誰當與其埋焉殆何  
如拯膏肓此情堪上達仁憲皆龔黃不願餘清俸解此孤貧歎  
心長志力短聊為仁者倡養濟斯人始建院及四方

學署即事

蔡繼祖教諭

經營函文浴心靈花園周旋列畫屏試草漫刪章句穩新醪未  
熟酒杯停官閒怕夢莊周蝶著靜欣看老子經有容不妨談承

畫志機嘗在立空庭

戊午初秋浮梁著齋有賦

彭立訓導

昨霄膏雨漲林邱步出齋居興倍稠涼氣暗辭三伏熱冷風輕  
送一天秋煙籠薰序池光斂雲繞鰲峰塔影浮物換星移令幾  
度芹芳采蘋滿汀洲

晚春本縣道中馬上二首

張鳳超邑人

堂堂春去可人憐  
託紫鶯紅小着鞭  
牛背蜻蛉飛又定  
馬頭蝶蝶却還前  
短牆缺處鳴村犬  
孤店關時闌晚鴉  
薄酒尋常行已醉  
算來恰負牡丹天

款段行行另一奇  
青峰入望意遲遲  
秧田水滿逐層淺  
麥隴風輕依隊吹  
地濕即看飛白鳥  
山深初報轉黃鸝  
只因作客兼春

畫淑景櫻情到處疑

贈主試葉涵川先生詩

山東翰林宋弼蒙泉

三年視成材取士古所重  
濟河海岱間秋賦有常貢  
使者來傳來清風雙飛鞚  
遐覽定小魯高名夙驚眾  
相馬遺驪黃求木任梁棟  
孤桐中琴瑟浮磬資磨礪  
天性識文學人瑞牧麟鳳  
遂使此邦彥一一供利用  
伊余久伏處馮軾觀羣閔  
決勝卜其長憶古每幸中  
向非明鏡照何以媿妍洞  
旁聽與人言欲奏得賢頌  
金徽試一撫龍笛復三弄  
雲霄以為期相從在春仲

癸酉孟冬過洞壺偶題

景鎮司馬何玠宛平進士

合巒西來萬嶺分  
虎頭高距列凌雲  
歸然氣壯羣山小  
合嶺諸峰作冠軍  
虎頭山

列石橫風一葉開  
幡幡高出萬山堆  
欲刻好句留雲外  
恨少驚人謝眺來蕉峰

百折攀蘿直上行  
夕陽仙笛舊留名  
竭來鳥道羊腸路  
好聽穿雲裂石聲仙笛嶺

泐破山腰匹練明  
奔騰亂石散珠輕  
出山多少爭春磴水為三銀源之

一橋洞壺室裡西南合昌江大河數十里內兩崖水碓百餘處皆春瓷不為業  
誰識源頭別樣清槐街深布

重九偕友人登孔阜山

進士葉廷裕邑人

九日驚傳不盡秋  
登臨此會興何幽  
低昂翠色千峰現  
繚繞烟光萬井稠  
黃菊爭開香有主  
紅萸暢飲醉無儔  
相携緩步歸來晚  
皓月剛移到小樓

昌江雜詠

凌汝綿

風景悠然緬古初  
村村杉竹護精廬邑中大破屋陸構尤工  
籃舉倘向門前過  
十戶人家九讀書

昌江自古毓靈馨  
接武童科舊典型

宋特童科有青春禮節初免解十神童之日

爛膽氣壯髻齡請背十三經每試有幼童背誦五經或十三經

山自悠悠水自長  
總教馬鬣莫荒涼  
百年喬木秋風老  
殘碣摩挲

拳認宋唐邑多世家其後裔於先代坟墓保護尤力

重重水碓夾江開  
木雨殷傳數里雷  
春得泥稠米更馨  
祁船去

到鎮船回米運神門上水不下景鎮下水故遲速不同不教上聲

百種佳瓷不勝挑  
霹靂紅霽翠比瓊瑤  
故家盆盎無奇品  
不羨哥

窯與定窯邑產瓷器而士紳所用者不尚精工猶見風俗淳古

青遠烟嵐綠遠川  
新平堪譜畫圖傳  
倚山屋角皆栽竹  
臨水村

浮梁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下

文錄

詰

宋高宗賜程瑀詰

文章貳卿莫高於武部金華勸讀式重於儒臣我有老臣克膺是選左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賜紫金魚袋程瑀器資渾厚志節方剛行兼忠孝之純學探聖賢之奧繩愆南省蚤推補袞之功平奏東臺風藹回天之譽踐揚滋久望實彌孚比促召於遠方亟封揚於便殿十年去國恍驚華髮之多一節事君終全赤心之在往祇舊服蓋勵乃猷渴聞啟沃之言佇爾清聞之燕

可特授依前左朝議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特封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紹興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下詔

宋理宗賜朱貔孫手詔

覽奏具知卿臺綱不隨不激凡所論奏悉契朕心何復何疑乃欲引去况今忠純平實之士如卿者殆不多得也宜安厥職以副朕懷二十八日辰時付朱貔孫

表

鎮撫廣西謝賜表

宋程 鄰

遐方無所不輯天心竟啟民隱隆治無所不敷國政允洽王猷四表之風聲宏樹九重之化理咸宜臣自顧具寮敢叨異眷猥

臨宸鑒久悉微踪臣前至粵徼之日正當虜煽之秋輒捧詔書諭鑿方以威福旋宣朝命示首屬以聲靈臣念臣父節或有未竟之經理遂貽君父西顧之憂或有未孚之撫循致勤廟堂南征之議持旌入不毛之地飛鳶站站如隰水中荷戈歷馬語之鄉歎改蹇蹇若臨危谷倘不須聲罪致討當簡車徒若更宜撫順開誠還籌耕牧過為貸負動切冰鏡詎異域之性情咸龍至仁之浩大遠臻兵無玷血仍然帖服於玉斧之疆矢罔加遺盡爾救寧於金甌之治臣寒暑閱三年之久自維未展一長旄鉞擁千里之郊熟村未成才效不過步先人之業無非效皇上之功騎來御廐已踰錫馬之榮驛遞紫貂又過解衣之寵泰恩益懃撫已多漸恭惟皇帝陛下明見援封以外恩推庶物之深中



外允綏文武丕著俊傑充廷尚舍老成已試之績嘉謨致治還  
責濟美未逮之孤臣固未能讀父之書安敢馳驅於原野祇求  
藉盾之庇謬為竭蹶於封疆敢不力飭鈍頑恭加淬礪欽龍章  
之顯赫幸未天眷於雲霄懷鳳閣之高巍冀傍衮衣之日月

先是隣父節節度廣西節選朝歿代者失民夷心遂致時  
節子隣為侍從官命隣行繼父職粵遂定神宗降制錫勞  
之隣表謝

再辭免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表

宋 朱貌孫

臣近具辭免御筆除臣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日下供職恩命伏  
準尚書省劄奉聖旨不允者臣伏以渙號式頒濫陞法守箕章  
亟上猶闕俞音宵犯咫尺威凌競再瀆竊惟秉執臺綱之寄正須

簡求時望之良而臣亡似孤踪罔功分察居唐介復入之地初  
無唐介之直聲叨堯俞累擢之榮未有堯俞之高節眇馬蛟負  
甚矣鵜濡欲望聖慈特回恩命庶幾下無瘵官之咎亦免上累  
知人之明

疏

上神宗皇帝論新法疏

宋 程 筠

臣聞致國家富強者經國之法也使其法行於天下而人樂從  
者治民之道也政行於上令宜於下閭議大猷駕古人而上之  
此乃百世所當由萬姓所共趨之道而豈一二人獨慮臆見之  
所謂道者乎此制置三司檄至臣邑舉行新法臣初奉命恐後  
懼稍遲緩于曠職之誅及布之民間率多不以為便民於是不

敢不強於民民亦不敢不強為臣應臣中夜思維深求作法之  
故覺科條瑣悉將至追責紛繁臣待罪一邑從一邑而推之天  
下之郡邑諒人情亦必與臣邑不殊雖陛下廟謨大臣碩畫臣  
究無以得乎制法之至善行之而可以立效者也古人理財有  
國府象布之流通卽後來有鑄山煮海阡陌地力之經理亦取  
大地所有之利以為利未聞多方取民謀生之利以為利也議  
者以此法一行則府庫充盈度支不匱且可以養百萬之師徒  
達四裔之叛逆豐亨豫大之朝而成綏靖之治寧非臣子之所  
當為而為之者哉然思致此猶必有其道也有謂非常之事難  
與慮始以臣之愚揆之簿書滋多生理日瘁為之未得其術上  
理終扞格而難成夫高譚堯舜而所行之事出於桑孔之所未

為皇皇廟堂之所求為乎夷吾衛歎之所不屑而顧可強民出  
其筐篚以從吾之法歟况小民之所有累於毫末而富室尤為  
吝嗇以厚其家必欲取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仁庇羣  
生明照幽隱乞更進廷臣講求理財之術更有嘉謨生靈之福  
卽收還已行之詔亦與他法反汗之舉不侔若必以為經濟之  
具致治之本在是焉陛下何可以天縱之聖明而甘處於三代  
以後乎臣念法之行也得其道則民歡欣鼓舞而從之行之非  
其道卽嚴刑峻罰而猶不能強之則為國者不可去道以為法  
亦明矣臣職位賤微然與斯民甚近雖天威上臨臣為民請命  
謹冒死陳言上干宸聽倘蒙俞旨恩加望外若因被譴臣願所  
甘無任惶悚屏營之至

上臺省需人甚殷疏

明朱一桂 邑人

為臺省需人甚殷旅邸候命實苦懇乞檢發考選之疏以濟缺乏以疏淹困事臣前歲入都適皇上新補臺省諸臣一時師濟在列不下五六十人曾不兩載而晨星散落矣今就臺臣而言外之巡方缺至一十七差內之侍班寥寥數人不足至以司廳代之此亦缺乏之極已日見廣西道御史金忠士有臺臣缺極紀綱日弛一疏是臺臣之乏夫既有為皇上言之矣而皇上猶未知省臣之乏更有不下於臺臣者臣查近額六科裁定五十員今現任止二十二人已不及額設之半又禮刑工久缺掌印缺轡未補吏戶兵雖掌印現在俱各杜門班行序列苦無統緒寥落之狀已不堪觀乃臣科之乏更又甚焉宋一韓註籍已久

胡應台新推待命每輪守科獨臣一人耳而臣又有京營之差有太倉之差又每雙月應襲比試須窮兩日之力臣雖竭蹶從事未免夫左而詘右瞻此而失彼又如近來兩度患日每發輒月餘科事久曠用印發抄至借別科代視此堪成政體否臣思考選諸臣註擬臣科者六人使此六人者朝拜命而夕視事可以分理有人可以輪值有人而何以周章不給若此臣科有難兼之事而無其人諸臣有可用之人而無其事是兩背也又兩虛也夫就一隅而論則臣科之舉大勢而論則六科皆乏就六科而論則科臣之舉十三道而論則臺臣尤乏皇上每遲疑不决謂直須時耳今燃眉之急孰有過於此時者而允補之命尚可一日姑徐徐云乎臣歷數已事有以窺皇上之成心矣皇上

十五年以前用人如響從諫如流十五年以後稍稍厭薄言官漸見屏斥矣而未甚也其後一變而有一筆勾之法乙未之歲南北臺省同日削籍者近三十人蓋從來未有事也此其厭薄甚矣而猶未已也又再變而有停止行取之法自乙未至己亥越五年而止一取自己亥至乙巳又越七年而始一取即取矣不遽考考矣不遽下祖制一年一取皇上漸成廢格似欲并其官可罷設者此其厭薄抑又甚矣而猶未已也又三變而有廢格章疏之法屈指兩歲內公事之牘無慮千百一榮高閣束之封駁者無所關其忠抨彈者無所行其職淺見之夫謬謂皇度優容異於昔之刻急而不知藐棄重於駁斥蔑忽過於譴訶此其厭薄抑又甚之矣果爾是耳目可以長塞而臺省皆為贅員

孰與皇上舉正欺弊而糾察奸慝天下乃更眷眷多事耳安可長此而無變計臣謂皇上正宜一返前轍翻然更新自為社稷計則宜軫缺人廢事之憂為諸臣計亦宜念米珠薪桂之苦夫珠桂之苦猶其小者也偃蹇歲月辜負光陰則尤可惜者臣今不覺談虎而色變矣臣戊戌被命己酉叨補六年居塊五載守林一歲躡躅於途差池十二載中間閱歷之狀臣如茹荼臣自知苦以前強壯之精神半成虛度以後消索之筋力竟費支撐臣今策鈍塊已後時以臣類推皇上何不及諸臣方新之意氣而朝朝夕用使得乘時展布盡畢其志力以圖報效而皇上亦收達聰廣聽之益詎不足貴馬而故困頓之摧抑之豈謂此足以消磨其銳氣而杜後來紛囂之口乎止紛息囂固在進退互

用可否立決間自有默運之微權而以扼塞為長計計亦在矣抑又有可異者國家遷除有常格有序陞有例轉皆以通選法之窮也今則陞者轉者一概不下前薪日積何以待後來之人則仕途之壅闕至此而極矣人情緩急所時有有賜告有序假皆以恤臣下之私也今則告者假者一切不允私情不體曷以責急公之義則人情之鬱抑至此而極矣此兩者不知皇上將故為難而專示束縛之苦抑視為不急而任成渙散之形臣見人心國體日懈日弛恐祖宗朝無此景象即皇上初年亦無此景象矣及今不返後將安底伏望皇上速檢發考選之疏令諸臣各到任管事一以濟目前之乏一以振諸臣之滯而又疏通遷轉體恤私情則人心咸壹而國體以張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酌議武科推用疏

明朱一桂

為酌議武科推用以儲將材以光盛典事臣惟國家取士無過文武兩途文以潤色太平武以戡定禍亂二者各有攸重乃太平暇豫從容尚慮臨事而索才之晚禍亂多生於不虞而戡定未可以猝致苟非儲之有素平時無免置干城之選臨難安得有援椽爰革之士故武科一制原為儲將材設耳武與文並設乃文科錫第而後無不占一官以自效奈何武科每試不過百名每推用又不過十餘名止矣餘竟置之若棄何故哉雖授以署職或間行委用俟其有薦而後議擢期於遴選之慎法非不善然徒列虛銜者既若表見之無由全乏資藉者又悲以噓之

難冀則有終身不獲一薦而伏櫪甘老者矣則又有屢薦未蒙一推而缺望興嗟者矣嗟嗟三年一試三試而程其能否必騎射之優韜鈴之熟然後拔其尤而進之皇上皇上稱武成而慶之煌煌盛典此豈徒為粉飾故事也者而遂窮狗彘之乎此憐才之士所共扼腕久矣先是科臣桂有根題為武科選士維艱武舉廢棄可惜一疏議將中式武舉定為每年六選每選必五名限三年之內挨次用盡業下部覆行矣而一行輒罷臣度職方隨缺隨推必欲限以雙月一選之例則況矣急缺隨空隨補必待積至五六員缺之多則壅矣就中窒礙益亦有由先是撤練之後臣欲即為申飭亦慮議格難行必俟參酌以求至當每詢之部司第以缺少為辭臣訪計守把提備等缺不下四百餘

員數非乏也其乏之故則以雜出之途太濫而覲推之人衆也其雜出之濫而覲推之衆則以參革之輩未盡清而納級之流未盡汰也夫貪詐可使註誤可原夫豈謂參革之輩盡無足錄亦須俟其三薦五薦而後可依立功之例勿以一咨之故遽分闡錢則夤緣者息矣亡命可收人奴可責夫豈謂納級之流盡無足用亦必真有奇謀異能而後始為破格之收勿使善鑽之僥幸廁行間則冒濫者寡矣夫途不出於雜則遷除不亂人不浮於缺則填補不難然後可以世職與武科調劑而互用之臣日與職方司郎中徐鑾酌議取守把等官俸簿查之自萬曆三十七年正月起至今三十八年八月止已推過二百餘員即此計之一歲可推百餘員又查八月一月已推過十員則以每月

十員為率因此可識大概臣請作三七剖分以七分處世職以三分處武科如三缺並出則推世職二人推武科一人如先後不等推過世職二人即輪推武科一人儘三年之內一科百名之數推用完矣又慮以前兩科亦尚有陳滯未用者權於七分之中剖其一每次帶推舊科一人則亦不數年前薪可盡此亦通融之一法也法雖立不定為成規則不可久又請如簿式取本科中式照依名次列為一簿以舊科未推者附於後不論已薦未薦一體挨次推用其曾經薦刺者不防處以優缺即無薦者亦姑量與簡僻此則收擢即均而簡拔亦未嘗不精人心諒無不稱平者夫取之必盡其用則處囊皆脫穎之才而將選可儲用之必盡其才則拔十有得五之効而盛典益光矣此酌

推用之法以待中式之士蓋加重制科意也此外又有三科武舉彼屢試俱捷亦皆磨礪待用之才而一間未達遂有沉抑終身之苦揆情不無足憫於例亦有可援先經本部條議一款若輩已蒸蒸有嚮用之思矣頃又詣闕自陳幸已得旨著實舉行正惟此日願必議待督撫衙門報缺到部而後類題給劄竟成築舍臣以為報不報則督撫執其柄題不題則部司操其權向特不專劄不列銜類以故紙視之故委用多不及而咨送為虛名今誠如所請各題投千百把總各色人給一劄聽各督撫衙門過缺填委但令管事不許走俸夫繫以題准則市魁豪猾不敢先懸以空缺則登陴治哨惟所使中與外不相掣而欽依與名色亦不相侵此臣酌量於先後諸臣條議之中而度以為必

可行者其或慮人數煩多勢難盡遍目下第據見在收錄以後俱於會試揭曉之後取其馬步中式已入三場而偶黜落者照如文科副榜之例許其聽選此外不得妄干是亦一法也此定委用之實以待三科之士亦疏通積滯意也臣現見中式武舉合領咨回衛人人以為實類禁錮楚額相告若悲請纓之無路又見三科武舉自叩閤得請人人以為大慶遭逢延頸以俟慮死職下而甘心臣實憐之惜之故敢贊其成議如此總之臣等能為議不能為行若斷在必行則惟部司之臣一振飭間而一時裁定之典亦可為百世永垂之規矣伏乞聖明勅下該部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書

上度宗皇帝書

宋程東鳳邑人

臣伏念國無賢才何以為治為治尚不能况兼欲撥亂乎臣觀此江南半壁可謂無人矣何以言之浙東公田買致畿甸之民愈擾楚中權場置致襄樊之守遂離今日舛謬之大更無過於此者而舉朝之臣心雖有是非而外胥恬處之而不敢論則天下事猶可為哉倘有一經國之才亟起而策濟時之略辨執者為是則舉其是者而行之辨執者為非則舉其非者而去之國勢當亦不至决裂如此之甚也頃者先皇帝崇經術重德行雍容名位者有人求其展布倉卒者甚少蓋由於立端揆之上進退百官者非其人也劉向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退者亂之幾也自古極亂至危之際豈無賢哉不正之臣舉正臣而逐



之而辱之而戮之彼折衝禦侮奮不顧身之士有遠引而去之不暇知建明之無日而身名徒喪無益也臣無庸遠引謹舉南渡以來之事為陛下陳之建炎之初非謂無人李綱趙鼎張浚韓世忠劉琦岳飛之流皆有真安宗社之才興衰定亂之志竟為權奸掣其手足爪牙之臣既屈則人主孤危始而建康既而臨安旋而維揚旋而四明蒙塵四出不遑寧處問誰使之以至如此則必有任其責者矣夫國家之安危繫將相而將之相忠邪繫朝廷倘為人君者毅然改圖知吾之天下吾祖宗安全之天下也何可任非其人而壞之倘為人臣者毅然改圖謂今之天下吾君之天下吾君祖宗安全之天下也吾君與祖宗欲臣鄰共安全之天下也何可行非其道而敗之上下交勉端緒在

循則再造之功不細矣思古今君臣未嘗不樂安存而惡危亡而究其所行之事往往趨危亡而遠安存繇登用者非戡定之才而言聽計施者多奸回之黨造疆場日感聊且求安亦可羞矣矧天心猶可回人事猶可盡一日起而求治賢才尚左宜而右有今亦何苦而不為哉臣本江右一介之微忝恩簡於草茅之下幸與拔於南宮目擊時危欲緘默而弗能知抗言而有罪然皆依阿逐隊為旅進旅退之流陛下又安用此科目為乎臣所以冒昧不揆上千天譴雷霆之下希鑒微忱

東白御史書

明劉驥

都門繫首後再閱歲時弟奉簡書抵浙三月及單車到署詢知動止去武林復復如真州隨即濟江南獲聞霓旌將臨清江

不日諒登芝山之巘頻望光儀會晤殆在來春燕臺矣承諭不佞以所當言者言之此年臺高風亮節勤於採訪誠巡方感惠奈弟才疎趨劇恐見聞不確不敢輒獻言於左右今又將赴官遠行然頃有內相蒙鑾乘傳南來督造貢瓷沿途喚官吏取夫役責供億雖繫欵差亦為太過至皇廠則隸使銜官筭加工作勞民傷財無慮萬計且買狎兒獵禽獸俾朝廷命吏多以職事伺候於頤氣之間以衆工在官之細民戰慄於喜怒之下非法也鑾向侍官禁擢至尚衣昵暱於袞衣玉食之餘安知物力之艱難民生之疾苦乎恣睢成習而不知出京臨民不能體上之德意而被之而反有害焉即有地方臺省得以議其後也景德一境業陶然所以成陶者皆非景德一境之所能辦且成器不

巧則苦於官成器而巧則病於民紛然逐末利害相半况上供重務官督於民而民應於上內相威嚴徒視乎成其中之艱苦有不可勝言者弟言之似以此細事相聞然以天下視之則小若以此一方民情視之則為大政而亦且闕於國事重輕生靈休戚者乎而安可無所効於觀察之末哉刻日遠行風塵綏轡亟進一言即如躬侍

寄曹北崖書

明汪 栢邑人

貞節傳承命月餘矣幾欲奮精神囊犀書竊子長之餘緒以發其潛德之幽光舉筆而慨然嘆息不成一字者久矣非故致高人作奇溢語多費此先陰也蓋此心有物窒其中每觀貞節錄及志乘奇績未嘗不汗背刺心嗚呼吾得罪於天地間甚矣而

况持其區區之文章以榮耀他人作貞節傳耶幾欲對北崖道  
羞而不言者久矣然北崖將歸矣其拘吾文之日益迫矣吾既  
不能作又不道其意則北崖將視生為何狀耶嗚呼吾得罪於  
天地間甚矣吾茲不言罪將益重與其不言而重其罪孰若言  
於北崖藉北崖之力以紓此罪哉吾曾祖母張氏十七適吾曾  
祖十九歲而吾曾祖亡吾祖纔生三月嚙指而誓卒以植其孤  
寒潭秋月士夫躋之家微力薄植吾祖又早世吾父輩又患難  
百狀無力氣不足以發明之雖有江古士夫諸巨筆文章一大  
於丁卯再火於癸未而農筭所藏者付之灰燼矣任是責者非  
我而誰而吾又落落失魄不能卓立於人之中以交諸士夫以  
嗚我曾祖母之大節徒區區於人間乞食旦夕死有餘辜嗚呼

吾得罪於天地間甚矣吾意將欲附之志乘而力不及欲剖此  
心腹於北崖而暫且死者幾矣北崖將欲拂其心責之作貞婦  
傳乎將欲扶之翼之收之在人數中耶北崖勉而為天下良史  
其澤林下之人噓死灰之氣於是乎有望不識何如伏惟鑒其  
衷紓其罪恕其小者成其大者不宣

上嚴相公書

時都察院觀政為御史楊爵被逮事

明曹天憲邑人

生自分微末然斗山塵懷想望丰采願見之私奚啻萬萬苟有  
所見寧不踴躍鼓舞急為執事者道耶昔韓愈之上書襄陽于  
公也不過肩肩焉駟馬僕賃之資未必肯盡為天下國家與于  
公相策計也而于公且不以狂妄見罪又從而接見體恤各足  
其意誠有見於作養後生誘掖提拔之使之得申所志庶幾不

因此挫折異日進用不遽出末流下品者未必非今日力也憲所言固有甚於昌黎者執事肯遽見鄙乎憲惟善人天地之紀而邦家之望天子恃之以啟沃匡勳大地恃之以振柱張維天下人心所共倚重而敬慕者也所謂善人者何平居操守不混流俗立朝盡職期於致主而不肯以苟且自污耳今之名公巨卿士夫輩其孰為善人與否憲固不得而知其侃侃孤立以言語得罪不顧亡身如御史楊爵者生謂亦其人也生始以會試求京闈有御史楊姓者上封事忤旨拿送鎮撫監候生初不知爵之所言何事不知其得罪何故既數日又聞聖旨打四十棍又數日聞執事三上章疏至為爵解釋自是頃囚狴犴雖不得生亦不遽死爵之罪獲延至今不死者聖上天地之造亦執事

回天之力也生切切深為我公喜也是非以爵之一身為執事仁之也良以國體所係以振萬代人心所恃以自樹者在此舉耳爵豈不知言出而禍隨執事豈不知聖怒之難回哉何彼敢於言而執事敢於哀而救之也君臣一體忠愛真機根於天性而不可奪者執事與楊爵之心一而已矣况我太祖成祖之所培植列聖之所維持深仁厚澤作養士氣為有自來加之以聖明在上右文圖治其所激昂有志之士振作衰懦之風未嘗不以此為臣下望也百七十餘年乾清坤謐風恬日熙天下享有太平之歲月者莫不職此此爵所以冒死不諱執事所以手援不惜慷慨風聞頑廉懦立真非有所為而為也爵之所言固多狂直不能無過當處然當今之時士風益下苟延歲月依頭吞

聲以竊富貴者何限爵能如是志節自是可取使如執事當此時居此位未必不如此縱不如爵之太過取禍然愛居傷時情熱心切必不敢孟浪緘默以隨流俗矣此固執事之心而生之敢為執事信也手援之疏大意已見昔人為相每賞諫官執事救爵之心豈特賞諫官者比耶生之為執事喜者大都以此執事真無負聖天子矣真無負於所學矣但生所未解者聖怒尚未脫然爵已連獄數月矣古人之忠其居者有補牘堅奏立門候允者今執事疏雖三上而爵猶不得出是疏雖上猶未上也且此後更不聞有一言及之前有天變正宜以此約約竟爾默然遵至數月僅有周主事敢以此奏遵罹厄辜夫主事卑職未信言不當於聖心其死無足怪者夫以得君之專如執事善轉

君心如執事明察天道人道之故如執事而乃念不及此此固生所不識也展轉思之莫得其故豈大臣職有所在倉皇修省未暇計及此耶抑大臣萬一觸忌獲罪尤非所宜而執事固不為之拯耶不然則前日之心昭如日月何今日已久矣乃宜聞而竟不聞也夫修省未暇固見欽若之意生則以為此言正是修省最緊要處天心仁愛幾至不可測度而福善良佑忠直之真心此不待智者而皆知其為天理人情之所不可緩者也若以為大臣不宜以此見罪當爵之初聖怒赫然如雷霆如泰山萬鈞勢不可犯執事尚敢為之上書一而再再而三何其壯也而聖皇且見原諒矧當此聖衷敬天修省恭默滌慮之時寧肯遽罪所倚任親信之大臣耶執事試熟思之以為何如也生於

此時欲為執事言之方擬碩德必念及此遽延側耳而周主事之禍作矣故不敢遽言近因天氣酷暑三伏已近平人處大廈之中單衣搖扇尚猶以熱得疾者樹爵處園土之中重之以匣囚之苦朝露晨星理難久存一旦就斃闈係匪小昔唐介之獲罪仁宗也恩令中使護至殿所恐其至死令朝廷有殺諫臣之名爵之罪聖心未必欲置之死但恐如前所慮寧不負聖上寬恕之初心耶不但惟是且直臣國家之元氣爵之死不足惜寧不為天下惜元氣耶祖宗仁厚之澤不可不深為之培養也生辦事都察院五月廿六日欽命中使三法司審錄洗冤求情出活者頗衆豈不以解愠之時衆犯不宜以寃誣苦困於刑獄以累天地之和是九重之軫念布之園土之中其深仁為何如也

爵縱有罪當不可與此輩並乎及此時即以此意言之未必不足以感動聖心者倘天地洪恩少加垂惻豈徒爵一人之幸哉縱爵以苦楚傷重雖出未必能久活然使身不處牢獄死不出朝廷得以考終當為有辭於天下後世尚足為國體保全一二也執事以經濟之才切憂樂之志入相數年多無可訾更有此等議論則真有以白於天下後世矣不然則趙蓋韓楊之死萬世不以為定國罪而或以議而魏執事將以為何如也草茅寒酸過為杞慮非特為爵謀實為執事謀也非特為一人計將以為天下計也惟執事擴休休之度大接引之仁愛善人而培國家之元氣出死罪而振朝士之直風不以憲為狂妄少垂聽而急計之則豈特一爵幸甚將為士類幸甚天下幸甚憲不勝戰

慄隕越之至

序

訓家恒言序

五代陶日行

人未有不期佳孫子而嘗不能如所望由於躬行之道闕家人婦子日夕尋常之際無可法而徒示之於言語之末於未求之不亦踈乎觀古人訓其家嘗嚴且有遭時得君功名紀在典冊而嗣子賢不肖間有之豈其言行猶不足法哉此繫乎天而非人也史謂而魏之喬亦無賢哲房杜門第一傳而壞嗟乎然家庭之常若非行之於先而言之於後亦烏從而教之手在朝有日兼任遊四方迨今歸老於家望後來多為佳子弟乃於事君交友愛親敬長之道進退揖讓語默動靜之節誨之詳而見於

筆墨亦且盡因操一編曰訓家恒言雖然予聞佳子若孫欲立其身揚名於世者雖未聆庭訓自能成其才以進於善况得祖父之片辭隻字何一不奉為箴規倘生而無志習於縱逸即長編累帙妮妮繁多徒增厭惡言之若罔聞即勉強聽之亦不有於心書於簡牘且棄去不一視覺言語贅矣然孫若子豈無佳而副所望者歟家庭之美推之則為治平之效矣

禮編序

宋朱宏邑人

人道之大莫先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冠婚喪祭吾嘗求其義矣夫冠者禮之始將以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婚者禮之本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上以承祭祀而下以繼後世者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哭泣之哀哀斬之

服餼粥之食所以為至痛極焉春秋之祭因時而感霜露既降而悽愴之心必有此非惡其寒雨露既濡而怵惕之心必形如將見其親禮曰禮始於冠婚而重於喪祭此禮之大體也是以右先哲王致謹乎四者之禮而不敢有一毫少忽者誠以淑人心而厚風俗實在於是今其遺文載諸禮經昭若日月可舉而行奈何後世縱私情溺流俗遂失先王之本意是以冠禮絕不復講祭禮隨世簡陋而婚禮在人所不容己者不過襲流俗之陋貌侈靡之風行駟猶之法以恣貪鄙之習而已至於喪禮忽又甚焉感於浮屠誑誘之術溺於巫史欺詐之說天堂地獄無有也而鑿空以為言因果教應無據也而粧點以為說人情好怪莫不崇奉而篤信之於是延繇黃之徒於繆幕作媛戲之樂

於聖室陰陽巫覡紛然於庭竭力以供其無窮之欲傾費以奉其無厭之求往往財盡橐虛貧無以葬至於因循暴露者久之人心之所以不淑教化之所以不行風俗之所以不美者識此之由也文中子王氏亦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夫惟四者之盡廢則人道幾何而不墜哉故宏嘗謂禮教之不行非他也異端害之也是以治喪事屏置浮屠羽士之教排斥巫覡陰陽之術者有年矣鄉里翕然效之者蓋亦眾矣然積習既久人心必安人心既安風俗自變而守先王之禮矣制祭禮皆本於禮經祭必以時用牲牢而不以蔬食喪祭之禮已行於族中念冠禮之廢已久婚禮之儀不經幸有文正司馬溫公橫渠張



先生伊川程夫子著書在馬宏不顧愚昧輒加討論又考之於經參之以世俗而備錄之有如三先生之所定雖或不同然至於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則未始不同也宏之所編酌於古而合於今約其文而總其義非求異於三先生也蓋將以明示世人使之易曉易知而易行也有能即是編詳考而推行之上大夫倡之于上閭里效之於下則人道斯立習俗自美豈無補於聖朝風化萬分之一若夫編次之訛舛措辭之乖謬世之賢德君子幸為改而正之昔嘉泰二年歲次壬戌六月既望古番禺江朱宏編於家之克己堂

經傳發明序

元吳 迂邑人

天地萬物者萬事之總也故以為首天人相配故天道人道次

之易卦先乾坤繼屯蒙即天地萬物也書洪範一五行二五事即天道人道之義也天生人不能自治而教之必命聖賢以任君師之責故治教次二篇之後聖賢繼天立極前作後述其事其理見於經傳詳矣是不可以不考也故經義又次之而後傳註者尊經也學術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而見於行事者也夫學無他將以求合乎道德而所謂道德者其大要又不出人心仁義之理與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已故學術之後道德仁義人倫又次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大學之自然亦未有不能接物處事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正心修身之後先言接物處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又次之治教之功於是備矣大學但言明德新民而天地萬物鬼神則未之

及故鬼神又次之天地萬物已見首篇故不復出自古聖賢或達而在上或窮而在下達而在上則治教並行窮而在下則以教輔治吾黨之士量已度時而行之可也故仕隱又次之富貴貧賤死生艱貞皆仕隱者所當知也故又出二類論語終篇孟子末章並叙聖賢相傳之統近思錄亦然故以先聖先師終焉而列方外於其後云合而名之曰經傳發明者非私言也凡以發明聖經賢傳之說而已易通正蒙近思錄讀書記此書之例也窮天地萬物之理推聖賢經世之心此書之志也文欲約事微備詞欲近義欲明此書之體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非我者其惟春秋乎迂惟孤陋何敢僭與斯文雖知其愚然又不得不作盡吾職而已矣歲在辛卯書成橫塘山中

昌江三烈士序

明曹煜邑人

凡物皆可朽皆終歸於盡堅如金石亦有時而銷泐其在人也殫身百戰出萬死以有尺寸功取封爵然一或不戒觸天子怒立見覆墜其最為不朽而傳遠者文人才士竭平生之力而托之乎簡編自秦漢距今猶有存者然道德不至節義不立人或日之虛車謂以迂鼓其不盡猶盡也惟夫臨大節而不奪捐一生而不顧死所當死而世之綱常名教天理民彝皆繫之而吾邑三烈女者其果可朽而盡乎夫其潔白自完從一弗二亦惟自盡吾心以不負吾天耳名之傳不傳莫卹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故不為苟得所惡有甚於死故患有所不避孟子以欲惡有甚為固有之良心孔子以善其

死歸之篤信好學被虜然一婦人女子豈常聞於孔孟而知所  
謂善道哉節義激衷稜容自裁惟知篤自信而已世有破服禮  
義學問詩書非不誦法孔孟至大患迫猝委棄君父不顧偷生  
一時聞三烈之風寧不愧死無地也耶此三烈之奇節為可紀  
也予總州游蘇州學正張文煥先生門金烈婦先生從妹也詹  
烈女與予同鄉且通皆習聞其事張烈女戴藍溪嘗向予道其  
詳往來懷抱頗久每欲為之發揚而未逮頃兵憲范公太尹孔  
公昭其節以禮祀之遠近翕然稱快余友閔道充又為之哀集  
志傳詩歌為三烈志噫三烈死矣其不死者將與秦華齊峙幽  
日月爭輝與天地相為久長其自立顧不奇偉有不可朽而盡  
者乎押道充斯集又非獨為三烈圖不朽而已將以訓後來為

百世婦女計使上而衣冠者聞之亦當思以其身係綱常而不  
肯自處不韙以不若女婦為孔孟羞斯則道充之心也然志士  
仁人忠臣烈士大節赫赫相望簡冊者何限或者讀焉而不知  
省省焉而不之師又將如之何斯又道充之憂而亦孤我賢公  
卿良有司拳拳風化一念之誠也可不戒哉書成道充寓書囑  
予序予以復之

刻汪方伯青峰存彙序

明金 達邑人

嗚呼予尚恐序廷節之文耶予與廷節俱為張氏甥少時相攜  
讀書外家俱見器於外家之識者後廷節未弱冠領鄉薦名在  
高等擢戊戌進士一時聲稱籍甚而予落落垂翅幾二十年予  
自謂與廷節若風馬牛不相及耳嘉靖丙午予幸舉於鄉次年

試春官未第迺順就教職時廷節為光祿寺丞止予勿就庚戌  
予未第廷節止予益力至癸丑年予重違母命決志受官冀得  
寸祿以為母養也廷節乃咨嗟垂涕謂予志未伸又勸予歸為  
後圖越三年丙辰廷節恭浙藩得予南宮報喜顏顏色重勞報  
者忠書於予曰使公不聽伯言不知今日在何處嘆首宿琅玕  
也敢為公賀是歲予以母憂歸廷節之廣東任乃枉顧予出所  
為詩文示予予把玩數日見其有得於道深為敬服約後來乞  
身山中勉相劇切以肆力於文詞用以鳴世孰意含沙射影實  
擊有域廷節竟韜晦以先歸哉予自史館遷南雍不見廷節數  
十年亦謂前約之可踐也又孰意天不慙遺奪我知己廷節遽  
即世哉予尚忍序廷節之文耶廷節嘗與予揚擢古今得失臧

酸之嗜不見殊異廷節所贈矣者予率以為然使予不當於心  
廷節業已彈射之矣予又見廷節之論文曰天地者文章之苑  
也禹跡滿天下而禹貢成焉遠遊遍大川而史記成故廷節凡  
所經歷有名勝輒豪思迅發詞藻聿就今觀其作雖落筆縱橫  
直出胸臆然其體裁步驟咸不出大家範圍騷可方之屈宋文  
逼真先秦古詩篤漢魏近體增於盛唐譬之哲匠造車不假人  
投圖融合作動皆可觀要其自得者居多也嗚呼廷節往矣有  
此亦足傳矣然予失所匡掖夾輔予懼予之卒罔有聞予而忌  
序廷節之文耶且廷節往為相國夏桂翁所知歲時慶賀候問  
及為干請有言多廷節為之屬藁而縉紳士大夫聞廷節名者  
多顛折節與之友求言者益眾在廣浙經略議論凡幾千萬言

悉皆闕於世務茲雖俱缺佚不存所存者多應酬文字乃廷節自以為空言者九原有知目寧瞑哉是故予於是又重為廷節扼腕而咨嗟也廷節姪思聰男思恭搜集其有者梓刻以行屬予序之手追憶風昔之契不覺泪簌簌下乃述其不忍序之故昇以弁諸首若夫懿德懋勳詳見予傳茲不贅云

金星橋太史文集序

明 黃龍光

文心聲也而與世推移有治世之文有盛世之文草昧初起治平將闋其人質朴通達其文典重切實而適於用累世右文譽髦無數其人膚敏溫恭其文平正瞻腴而澤於理故高皇肇造則劉宋搗藻揆天憲孝纘服則長沙北地敷華韓國世廟代來禮樂聿新丙辰之科卜年三十有五壽考作人於斯為盛故少

傅呂期翁叙其錄曰於此而不得賢則無所得矣時則我金星橋先生首應斯舉海內相慶以為得人夷攷其年已五十矣驅籍既深襟宇亦坦諸所發摠本之手忠孝而出之以正直無腴詞無異語如天日當空明白易見而雕績無所用其巧典謨作訓傳註為疏而褒僻無所炫其奇體畧容而雅氣溫厚而瞻信哉潤飾太平之才鋪張盛世之作也非銘治世願久道之朝惡能然哉品望所歸鼎鉉立躋不勝舞袞之念乞休子舍無何而歲在龍蛇矣勿論未究厥施即諸著述盡屬散失幾五十年而先生孫供舜等收其什一屬不佞龍光編輯付梓且使序之手小子稽首讓者三乃作而言曰孟夫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予觀呂少傅之誌先生曰君廷對

時同郡栢國者啣不私謁抑置第四上閱卷嘉獎擢第三手猶  
及見先生廷試卷世廟親濃宸翰朱書之一以後改為三長  
其中畫而上下二畫俱短則所謂抑置而出上親擢信矣先生  
晚冠南宮正柄臣炎炎之世假令稍一及門亦可以欲速其功  
乃介然視之漠如也此其人豈非古所稱不愧科名者哉夫文  
以聲心心以知人予手先生集反覆太息尚論其世匪獨侈其  
文之盛欲使讀者因以得其深焉夫亦可以知其人已

兵垣奏議序

明黃龍光

自古人臣處諫諍之地以言責顯者其過主不同而操術亦異  
大都當不諱之朝上易於盡下故其言多溢溢則不信而啟人  
主以優容不斷之漸值猜忌之世上難于伸下故其言多激激

則不平而開人主以惡聞直言之端賈太傅之痛切似溢而達  
國體故宣室之召不終朝陸敬輿之切直似激而本至誠故瓊  
林大盈之撤若環轉後世排擊而見為直攻許而見為察引繩  
批根而見為能究也更無益於主德時政之萬一則言責之不  
得其職可知也我朱公月樵之在兵垣也世非大同人罕和衷  
主上深居而執兩端似猜似容羣下分曹而行一意若溢若激  
風之所靡誰能不波公獨持衷而言不為阿和事係主德則無  
諱躬違動乖政體則不嫌封駁其大者如論朝廷之闕失通閣  
郭之否福辨時事之欺罔疏祭典之失平截大璫之狂噬或眾  
是而獨非或始迂而終奏論人論事推見至隱而語無激溢假  
令當時奉行其言則時事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若此哉此乎

讀公疏而尤嘆言責之不易得其職者也抑因是而有感焉公  
立朝纔三載家食幾十年杜門守寂絕口不道諫垣事新詔求  
舊從田間召入九列始達其言而後用其身晚矣然吾觀公德  
器深沉識力宏毅若干鈞之弩飲石沒羽而不為寸筵發機頃  
大任方隆德業日新讀其疏想見其人豈惟言臣之鋒鋒其庶  
幾古大臣之風也哉泰昌元年月日序

山東典試進呈錄序

國朝葉宏

皇上御極之二十四年歲在己卯為三年鄉試之期禮臣以考  
官次第上請而山東則

命右贊善臣錢大昕典試事而以臣葉宏副焉伏念臣江右鯁  
生遭逢

聖世由乾隆十三年進士服官農部游歷郎曹丁丑武會試蒙  
恩甄充同考官今復恭承

簡命昇佐文衡且感且懼爰偕臣大昕星馳就道浹旬日抵濟  
南屆期入闈晝夜搜羅得士如額竊惟制科取士昉於漢  
盛於唐宋其專尚制義副以策論表判則定於前明而我  
朝因之夫制藝原以發揮經蘊與詞賦之清雜子史原本不  
同夫流遂異其間變化雖曰多端要其歸趣大抵理扶質  
文垂條二者相須不能偏廢然求之學者兼擅實難我

世

宗憲皇帝特揭清真雅正示以準則使不迷于所嚮而理以文  
宜文緣理茂直省文風駿駿日上伏遇我

皇上加意作人時以塵正文體諄諄

訓諭茲復準今酌古去表判而試以詩則備宋唐元明之所以儲材者而期諸多士務使人抱全才不欲僅以寸長日限恩至厚典至渥也唐臣裴行儉之言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夫文藝難於道未尊亦必有器識存焉次人品於篇章卷事業于辭義古人多有蓋器識之高下而文藝之高下隨之非有二也在乎士之所以自立與所以取之者何如耳夫東省接壤神華於山有泰岱之崇於水兼河海之大况洙泗鄒嶧景仰攸存其流風餘韻豈無得不傳之學于遺經而能窮極高深發其淵渟嶽峙之蘊者茲臣大昕與臣宏校閱所收雖未敢謂盡不懈而及於古竊欲于程較文藝之中存甄別器識之想因感竭心力以從事業已干事而

竣矣臣例得綴言簡末謹書之以為序

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臣葉宏謹序

記

夫子廟記

唐凌玉鼎邑人

讀太史公書稱夫子為至聖夫子自周迄唐越千餘年十餘朝矣自王侯公卿大夫以至於賢人君子莫不仰其道而想見其在道亨世治之時為可尊即擾攘控僣之秋亦知聖人當敵而當法非以夫子之言為可法夫子之行為可宗夫子之道貌德容為可淑即至於車服禮器亦可以儀型也哉唐興詔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諸州縣孔子廟主獻於有司蓋夫子儼然袞冕臨於其上而生徒登降揖讓列於其前將有所觀感而趨於正



誼明道之功絕夫奇邪詭僻之誘教化以是而立人才以是而成上之宣猷於王室次亦垂譽於鄉閭則廟貌之巍然翼然信乎為教之宏而治之著者矣新昌邑治之南向有孔子廟久之廢地柳侯國鈞改新廟祀聚紳士鄉耆議之已捐百緡以先厥事更屬多士同襄厥成於是斂錢千緡鳩工千計度材於北山之陽陶甃於東園之麓不勸而赴工未朞月而告竣聖象莊嚴聿有加焉於是年八月丁未行禮於階下柳侯之績也予鄉以侯之大政不可不書請記於予以詔耒者予謂漢紹秦而有天下高帝祀孔子於闕里迨孝武表章六經而太史公復推崇孔氏闡揚聖學偉哉治化之隆也誠見聖人之道如天之運行而不息為百王之師法成國家之賢才於無窮則繼此而王者可

以知矣繼此而公卿大夫以至於賢人君子又可知矣高山在望寧止心竊向往之而已乎謹為記以銘於石大唐開元二年冬殿中侍御史凌玉鼎撰

按昌南歷記首載此篇文亦古茂自當以碩果存之前志以此文開元一年撰跋有凌玉高宗朝進士名字互異時代不同查跋古有南林車田凌氏是叙其家世亦如程祖仲繁汪祖越國非謂玉鼎即玉也不然著書之吳敵不知高宗開元已隔四世斷無是理又謂會昌時有侍御官蹟即此作記之人相距百有餘年自另是一人似不得鑿空懸擬又謂元和郡縣志新昌開元四年置文內新昌二年不合細按原文四年所置者縣治由姑渰移至昌江易其

地非易其名文自明白且云再置是前已早置已此武德四年置新平八年省自八年至開元相距八十餘年新平既有寧一縣無名稱乎是新昌之稱久矣舊論似刻今亟登之以備唐文一斑

節壽記

明汪栢

嘉靖己未季冬之甲午為楮溪黎孺人胡氏縣悅之辰蓋六旬也孺人嫁一年而寡遺腹生于某當是時孺人年方十九子呱呱在抱若草露水泡須臾盡爾孺人矢志不嫁辛勤孤苦卒能鞠其子至成立餘四十年生二孫而孺人始六旬壽不足多瑰視一時有如孺人苦節者乎即有苦節如孺人有十九而寡者乎有植遺腹者乎雖史傳所載亦不數數然也偉哉假令孺人

一移足則孤不立黎氏之孤危於一髮而孺人植之古之偉男子以死易立孤難寧死而委其難者於人而孺人以孱弱婦女旁無葭葦之助而能為偉男子所不能為之事豈不尤偉哉孺人既立其孤以成又見諸孫又享高年自今以往熙熙然崖境矣亦天之所以報孺人也青峰子曰予曾祖母張生子祖三月而寡外曾祖母程孺人鄭既寡三月遺腹生吾祖母之弟於是相慕為婚媾其新寡時年皆十九與孺人同二母皆壽至七八十程氏子孫穎異俊秀濟濟庠序而予兄弟子姪近三十人皆一母之遺也蓋貞烈之節天之所植壽其身繫其子孫固天道與則孺人之壽與福殆無涯也已予族弟某之子與孺人之孫姍姍有連求言為壽遂直述其事為節壽記以貽之異日有司

以閩朝廷行旌閩之典庶其有徵乎

龍缸記

國朝唐英

青龍銅色志載前明神宗間造先是累弗成督者益力大神童公憫同役之苦激而舍生乃成事詳神小傳此則成後落選之損器也棄置僧寺墻隅余見之遣兩輿夫舁至神祠堂西錦高臺與碑亭對峙以薦之或者疑焉以為先生好古耶不完矣惜物耶無用矣於意何居余曰否否夫古之人之有心者之於物也凡聞見所及必考其時代究其疑識追論其製造之原委務與史傳相合而一切荒唐影響之說不得而附和之或以人貴或以事傳或以良工見重每不一致要不敢襲昵云爾故子胥之劍陳之廟堂楊雄之匱置之墓口甄邯之威斗鉤之壽藏蓋

其人生所服習死所裁決雖歷久殘缺而神所憑依將存是矣况此器之成沾溢者神膏血也團結者神骨肉也清白翠琛者神精悅猛氣也其人則神其事則創其工則往古奉御之所遺留而可不加之寶重乎由志所云萬歷己亥到今雍正庚戌相去凡一百三十二年其不渝於瓦礫者必有物焉實呵護之余非有心人也神或召之耳故記之綢徑三尺高二尺強環以青龍四下作潮水紋牆口俱全底脫

邑侯黃公去思碑記

皇帝御極之三十年乙酉夏

邑侯四明黃公以疾告歸邑之父老子弟如失慈父母遂相聚而為言曰公今歸矣周官六計所謂廉善廉能廉

敬廉正廉法廉辨者公殆以一身備之惜其去而不能留也 公治雖不市名而吾邑實受其福不紀其實以勒貞珉豈為赤子之心哉 公以丁丑會魁特膺

簡命出宰樂平明察內敏諳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神明之稱達於四境壬午之春 上憲以公廉明才能勝劇調任浮梁緣景鎮業陶為五方雜聚之區統稱難治 公下車之始掃除積弊心跡雙清不數月間而官清民安之頌遍滿城市村莊而 公不以為喜 公慮邑中學殖之將落也則為之捐清俸以延名宿復社田以給膏火甲乙丹黃親登講席模範先型足資求學念民生之在勤永圖之惟儉也則勸之務耕桑節財用禁止奢靡一歸儉約蹻勘之

時恐妨農政則依林陰草亭判斷省釋免入城以墮奸胥慾壑 公居處儉節戴星出入投錢始餐不托宿於民館不妄飯於富家而且 糧秀之害嘉禾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悔過之民予以自新 公性本剛正不可交以私樹之風聲務在成就安全而宵小自不敢犯慮奸猾之易生蠹也字跡影射之間語次尋繹之際摘伏懲奸灼如觀火訟獄案牘而預刻以日期使需索之計無所出而貧弱之民得以寧識事聰明不尚苛刻而貪詐自不敢欺至於一日之內平斷數獄一月之內盡消積案雖十有餘年之沉寃經易數任而皆不能伸者 公獨有以雪之此 公之神明所以播揚於西江而亦即 公所以致積勞生疾之

由也 公之蒞浮一年之間居署不過二三月耳如同郡之德興鄱陽餘干安仁皆命盜疑獄奉委訊鞠稍未明允即掛彈章而 公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皆為一一平反之此猶同郡鄰邑也至若撫州之金谿廣信之弋陽皆疑案重情人所難推鞠者而 公奉委亦為一一平反之嘗暑衝寒風餐露宿迄無寧日浮人望 公如望歲焉而

公歸已病矣憶 公在浮安居之日條教號令皆親自手裁援筆立就一一見性情之真經史之腴無法家襲用之語花落庭間吟詩誦藝清宵月上伺匪巡奸一邑良楛罔不周知勤恤民隱無不備至而又以其廉餘歲時存問長老賑助貧窮而下矜其名不市其德咸知 公之志在盡

瘁以守官而精力亦足以推行今春返自弋陽舊疾復發旋且已甚也向令 公不數為鄰郡遠邑起居不遑則必不至罷於奔命再任一考勞來三年將見浮邑之中獄訟止息人文蔚起民解嵒瘴蓄積日多豈不休哉今而忽以疾告歸也以天道揆之自當勿藥有喜而在浮人則失召父杜母矣使來者而能如 公也則良法美意前事之不忘固可為後事之師使來者而未能如公也則浮人之所以思 公者戶祝里傳又寧有終窮耶是為記公名繩先字正木號墨舫浙江鄞縣人丁丑會魁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廣東韶州府乳源縣事邑人葉廷裕撰  
閩邑紳士里民同立

國子生黃實也賑粥記

進士 鄧夢琴邑人

宋會南豐記越州趙公救菑事首言熙寧人年夏兵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飢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謹具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半之然則早乾水溢之不時募富人出粟以賑貧者乃天地酌盈劑虛之理國家愛養樽節之宜而鄉黨

媻睦任恤之遺風也又言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平糶之所凡十有八又僦民完城工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明年春法廩窮人盡三月是歲盡五月乃止又言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及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可得於後世後世偶遇歲稔自大吏以至州縣一切補偏救弊之計皆出於苟且粗略而無遠謀又三物八刑之典不行於鄉往往貧富相糶有無不通而民於是乎始病今

上即位之八年江西乏食是時粵西榕門陳公開府茲地公素留心經濟下檄屬吏盡糶常平倉穀故事糶三存七公令盡發價平乃止是年吾邑竹實生先是宋天禧元年山竹生實如米占曰歲饑也而令吾邑者頗有能名奉令唯謹其平糶法變通

趙公之十有八所而共設一廠人日市穀五升每升較市價廉其半坐孫尉於門外書名納價禁互買國販者使民均沾實惠故赴糴者日不下萬人比萬人中環城而居者二千人附居三千里內者二千人散居於三十里外者不下六千人其六千人自寅至酉始得穀度不可以反反明日又不能即來皆宿於廠廠既甚饑日暮皆無所得食或有竟日未食者是此僑之慘庚癸之聲徹於行路而廠之西是為國子生黃實翁先生之宅公故長者然產不逮中人聞之惻然而不能自己盡出其所積粟百餘石給粥以食其六千人六千人既竟日不得食食粥皆歡聲若雷明日邑令造其門贈之以言而邑之貧富相耀有無不通者皆爽然自失至於汗下今歲又饑其陳公移撫陝西九

年矣邑復行平糶法分一廠而為二又拘糶三存七故事閭數月而市價不平民幾變而翁食指愈繁產又中落不能拮据為前日事而思翁之德者翻羨前日之饑未甚於今也然則古之趙公其可思也已公存活二萬一千九百餘人翁於此數千人不必盡其所存活而其賴粥而生者當不下數百人其所施之大小不同所被之廣狹亦異而一念之仁誠於中而形於外皆是與天地生氣相接也予嘉其事慕其德不欲使惠澤懿行有所湮沒因述其顛末以為之記庶幾使後之好行其德者知所取則焉翁名其信字實也

文

祭殉難知縣王僉事文

國朝  
張齊仲

維公生也有為出也不偁地居東魯早知教秉宗風名授  
南宮共看花明 上苑方分符於江右將報最於

熙朝攬槍動而斗野戈橫桴鼓鳴而衡星序亂劍鋒可齒敢忘  
慷慨之心鼎鑊如飴願就從容之義拼一死以鳴報甘百  
折以無回身隨箕尾之歸氣作山河之壯荷香三里錦雲  
堆莫載扁舟月照雙溪桃源路空聞長嘯雖捐軀靖難臣  
工之職分宜然乃表節旌忠朝野之公心不泯仰承

天寵俯錫殊榮牽觀輻而馳驛還鄉孔之仁孟之義於今無愧  
引仙緋而邁 思返旆山之左江之右自此有光雖理幽  
無異治明莫謂身分兩世縱舊政無能新告尚其佑此一  
方茂茂束帛耿耿寸忱式鑿寅恭神其來格

論

按佛法入中國之繇論

朱來贖

先賢謂佛書皆依倣莊周列禦寇而為之者誠哉是言也今試  
取莊列與佛書互觀之無論生死夢幻變化輪迴與夫叅機解  
迷之說無一不出於列子即傳毅西域得道一語蓋亦本列子  
之說以對而非別有所見聞也列子周穆王篇曰周穆王時西  
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  
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此  
數語者即後世佛法廣大之所祖也又曰化人之宮構以金銀  
絡以珠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此數語者  
即後世極樂世界之所祖也仲尼篇曰商大宰見孔子曰邱聖



者歟孔子曰聖則邱何敢曰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曰弗知商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由此觀之後世之所夸張佛教者列子已盡言之特未立佛之名耳當明帝夢見金人飛入殿廷此亦偶然耳武帝既已祠事金人帝之所夢焉知非是乃傳毅鄙儒讀列子之書不知其為寓言而遂謂西方真有聖人王遵等奉使而往不得所為有道者何以復命於是經象之來安知其非矯誣以踐明帝之妖夢者哉苟其不然西方既有聖人其教化必當大行何以佛在天空杳無聞見行至月支國而始有所遇且所遇止二僧也耶至於其名為佛亦必如莊子之名周列子之名禦寇云耳

乃後世之人槩舉學其法者皆名之曰某佛某佛然則後世學莊列之學者亦必名之為某周某禦寇耶至四十二章之書現列釋部之首觀其為說如所云斷愛去慾識自心原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載道亦不結業亦是為道云云此篇中之最精妙者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因果報應天堂地獄之說無有也即遺教經中亦無有也蓋其後增益附會多出中國淺儒黠僧之手而日新月盛遂至於莫可窮結章不成章句不成句可嗤可笑而學士大夫猶深好之敬信之比於河圖洛書帝典王誥未見如此其虔恪也豈不大可怪哉嗟嗟秦人焚書之後聖道不明於天下邪說因而大行至使佛教入中國為千萬年無窮之禍是惟反經明道熄邪說以正人心昌黎所謂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者於總起之聖人端有厚望焉

祭用肉論

宋 朱宏

祭必用肉古今定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皆然今世俗代以蔬芻宏深切傷之見於回瀾集備矣茲有為其母忌日來問者宏答之曰禮非天降地出皆聖人本諸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措之而宜行之而當天理人心兩無愧怍歷觀喪禮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又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哉溫公曰始死之日未暇烹牲但以其家所有脯醢三兩種及酒以祭禮經所載亦已昭然若夫齊蔬之服饘粥之食孝子所當自持博稽載籍未聞人子以蔬食薦其親而自奉以肉食也自佛氏以慈悲不殺欺

誑愚俗至於梁武溺於沙門乃祈告天地以不殺之理郊祀牲牲代之以麩宗廟薦羞始用蔬菜卒至矯誣上天自速滅亡臺城索蜜之際效亦昭然速今千年莫有議其非者非文獻不足徵也率皆以妄傳妄以空說空感於彼而安於此也吾族方欲排擯釋教追述古道奈何復欲遵崇世俗而以蔬芻褻瀆於亡者乎又有葬父而問者宏答之以書曰曩奉有期尊問祖奠蔬肉孰用足見高明非惑於流俗者夫祭禮自梁武帝壞之自後人情安於邪妄况望其行古禮乎在禮不曰始死脯醢之奠是死之初祭必用肉也亦明矣至論卒哭成事祔有太牢少牢之制上下大夫之虞有少牢特牲之異則是未葬之先既葬之後無祭之不用肉又明矣周官分職涖事其在庖人必曰供葬紀

之庶羞在蓬人必曰喪事供其薦羞蓬在牛人必曰供其奠牛三代聖明之世上自天子下至於庶人一皆用肉以祭也又明矣今之時俗乃不獲血食於孝子慈孫甚可哀也且人之生也日皆食肉今於窻窻之際乃以蔬食行遣奠之禮且以蔬食直包箚中人之心其安乎揆之人情其果當乎故宏里中自吾屏置僧徒以來祭皆用肉今既數年矣里中已行之者足下所親見載在方冊者足下所共知今復問及此者無乃有趨於流俗之見而牽於婦人女子親戚朋友之言而未決者耶願發之以誠行之以果踐滕文公是誠在我之訓而勿聽於流俗之說可也

關佛編類纂後論

朱來燾

余所集關佛編凡十卷為聖王禁邪者二為庸君溺偽者二為賢哲高識者一為論著匡時者二為群書節要為僧徒惡行者各一其間謬妄之情消長之機略盡之矣而或者以為卷帖浩繁辯論雜見其卒業者固足以考究原委而洞灼奸邪若夫群迪廣悟則必欲得其分條析類使之開卷了然於是約之以為類纂夫人文之重莫如韓歐諸儒所著互有發明立教苦心所宜玩味首總論焉上古無佛天下和平漢明作俑致滋流毒論佛法八中國之絲第二西域覆稿平平無奇梯接凌空無非謠誕論佛之始第三梵語雖多淫詞悖理剽竊莊列其迹顯然論佛書第四佛法初來惟有畫像厥後奇怪人意所為論佛像第五佛之名號屈指可數佛之頭牙乃至萬億真耶偽耶駢集中

國論佛骨第六五色珠琲擊之不散或云土產或曰焚餘論舍利第七佛能致人之壽何以自不長生論事佛求壽之妄第八惠迪吉從逆凶聞聖人之言矣未聞佛得而主之也論佛為禍福之妄第九疾病行禱五祀古禮也佛何為者論祈禱用佛法之非第十強以惡名加其親而告哀於土木之前是誠何心哉論喪事追薦之非第十一佃魚烹宰所以資生佛以不殺為教是將率獸食人論佛法不殺物之非第十二逆天害理至謂眷屬皆禽獸而禽獸皆眷屬也論佛說輪迴之妄第十三厚終之禮聖人慎焉佛法荼毘是可忍乎論佛法焚屍之慘第十四削髮披緇實繁有徒抑之愈揚撲之不滅論僧徒盛衰之故第十五幻術惑人說法眩眾所利貪婪其心則一論一切邪魔第十

六左道既非正教縉流豈是端人論僧徒之惡第十七閨閻尚有淫私尼媼豈能貞白論女尼第十八庸愚無知惑於邪僻號稱儒者乃攻異端滅天理壞人心端由此矣論儒者學佛之非第十九綱常倫紀事物法度莫非聖道自佛教熾而無一不為所滑亂故分舉之各有所害而統言之則斯道之不幸也論佛教亂聖人之道第二十二帝三王治道可師孔孟程朱學術可法天理自存人心不滅彼蒼者天苟不欲吾道之終泯也當必有聖主賢臣起而崇正闢邪以繼往而開來故以歷代闡佛正儒與歷代明君除佛法之正終焉嗚呼今世之書其張大佛法者不啻汗牛充棟矣人無智愚莫不敬信一有破其說者輒相駭愕程子曰佛書直不必觀觀斯入之矣余謂讀書明理如折

獄然兩造具備師聽五辭而後無情者不得盡讀是篇者不妨取佛書而並觀之則是非得失自如黑白之不可混豈待余言之畢哉

天子萬年賦 九如韻

國朝 吳 紳 邑人

惟天降聖惟聖配天首出庶物有開必先天地合德三才參焉凡王者之有作亘千古而皆然三皇歲永五帝紀綿運元化於碧落之上訪長生於崆峒之巔卿雲爛而蔓生千葉復旦廢而薰奏五絃華祝三多而諸福集帝錫九齡而百祿延疆域正於殷土年世卜于洛川至如花萼奏千秋之節紫雲張七夕之筵長生之殿何誕延壽之杯空傳蓋非應五百歲之景運安從登億萬載之遐年若我

皇上之受命也鳴綠鐘秀長白發祥繞龍叶吉夾馬生香甲為支先總元會運世以紀歷午當陽位照東南朔而感章花甲初週人瞻旭日之彩芝田重熟仙酌流霞之觴風入

律而八万解愠斗指春而四序舒長玉麟遊分元圃驚鷲  
鳴兮高岡金甌奠分貯池邊之碧醴玉燭調兮增天上之  
瑤光爾乃百靈順萬姓阜河洛文呈苞符蘊剖雲拂於棟  
松生於牖詞鐫石碑之千言字成銀甕之萬壽榮河夜半  
五老化形嵩嶽空中萬年稽首壽添東冥兮揖木公菓熟  
西池兮采金母星明兮南極之垣樞運兮北辰之斗絳節  
續紛於絳闕兮丹砂駐顏於丹敷於斯時也成化久道雨  
潤雲從壽考作人於多士仁風翔洽於三農春臺霑霑化  
日浴溶龜護金莖之草鶴留青頂之松蓋將紀萬八千年  
之寶籙寧徒侈七十二代之登封若夫滌慮凝神洗心藏  
密証上乘之仙煉現在之佛不事丹鉛不餐芝朮岸則文

登新則湯日黍谷回春嶰竹吹律物無夭札民無癘疾雨  
無破塊風無暴颺固已胥一世而和恆返三古之渾沕至  
若蕩滌囹圄掃除氛宇布棘槐之清風靜邊砮之夜月刑  
措兵銷離明高揭則又燭幽隱軫痼瘵羣遂生而復性尚  
思易而圖艱重熙屢洽於九扈德威遐暢於百蠻懷柔徧  
嶽瀆帶礪永河山以故時和年豐隴棲露積虛沛賚而顛  
祖亦授衣而賜帛芄芃九穗之未稘稘兩岐之麥靡肩皓  
首上聖人之霞觴玉牒天潢布帝室之雨澤恩深滄海之  
波德峻大華之柏廼

皇上方且民岩顧畏天命祇承度以節制利以益興帝治開泰  
皇猷允升大觀而宏張八綱知臨而晉錫十朋顯養內腴

鼎寶長凝體乾行健法坤含宏行將駉蒼虎駕溟鵬保神  
守谷月益歲增規穆王如朝菌俯漢武若邱陵松柏於焉  
遜茂岡阜從此阻登日月合明而無薄蝕山川作鎮而無  
崩騰彼九如之頌又何足以罄百福之膺則庶幾夫鷲真  
地而永載龍御天而時乘

聖駕五巡江浙頌

恭集十三經行時  
遵十五章 謹序

在翰林 汪 洵

聖人治天下九功惟叙百姓休和光被四表無所不通以昭受  
聖於緝熙單厥心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用咸和萬民以歲  
之正在庚曰上章孟春之月

南巡守重巽以申

命董正治官行慶施惠即康功田功永底丞民之生禮也惟天

地萬物父母

元后作民父母保合太和以左右民凡厥庶民食哉惟時時以  
作事事以厚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不解于位有功德於民者入其疆則有慶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巡狩者巡所守也東南曰揚州吳東方之  
大國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  
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山林藪澤之利天  
地之美具焉

焉

天子曰予一人欽崇

王道平由舊章繩其

祖武惟時惟幾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然後能為之一遊一豫無非事者乃澤元辰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京師之野至于岱宗過大山川則用事焉祝史正辭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及河觀其流泉爰究爰度克享

天心告厥成功自南河至於江吳越之間諸侯待於竟同律度量衡政乃職事無敢不敬哉

皇帝清問下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有孚惠心其益无方邦縣之賦大賚於四海曰造士曰進士養耆老出輕繫普天之

下無不欣說當是時也甘雨時降四方風動萬物以嘉

天子布德行惠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五行以為質禮義以

為器人情以為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觚竹北戶西王母

日下畢獻方物廣哉熙熙乎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非

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臣聞之帝典曰五載一巡守

周書有之又六年王乃時巡禮從宜時為大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夫

聖人之德參於天地洽於民心如時雨降日日新又日新於萬

斯年禮成欣喜歡愛比音而樂之五聲和八風乎

盛世之所同也宜歌頌小臣庶常吉士宵雅肆三拜手稽首以

近



天子之光乃賡載歌曰時邁其邦萬國咸寧

一人元良屢省乃成風行地上品物流形永肩一心

天施地生右恭衍時邁其邦一章昊天其子之惟

聖時憲四方為綱

帝德廣運莫如南土萬物皆相見視乃

列祖曰若稽古帝舜右恭衍昊天其子之一章實右序有周大有巡功

帝光天之下登是南邦道洽政治民生敦龐

天子巡守福祿來崇右恭衍實右序有周一章薄言震之奮

至德之光

時乘六龍日月為常政在養民申錫無疆渙汗其大號

聖謨洋洋右恭衍薄言震之一章莫不震疊六服羣辟動之斯和各修乃

職永康兆民惠此南國

聖人作而萬物覩

天威不遠顏咫尺右恭衍莫不震疊一章懷柔百神類造

上帝望秩于山川四望四類

至治馨香禮儀既備受福無疆哀時之對右恭衍懷柔百神一章及河奮

嶽祭山曰展縣膚寸而合升中于天允猶翕河亨于克誠

美哉

禹功地平天成右恭衍反河喬獻一章允王維后自

天佑之神明彰矣福祿如茨陳詩以觀民風則知小人之依

帝庸作歌

聖人之情見乎辭右恭衍允王維后一章明昭有周王巡守殷國考制度

于四岳五侯九伯

天子曰非他會其有極遠求厥寧黎民敏德

右恭衍明昭有周一章

式序

在位百僚師師各修平乃守度績威熙會同有釋來咨來

如

聖人至德為諸侯度

右恭衍式序在位一章

載載于戈

王猷允塞西戎即叙寶誼寶籍布昭

聖武增其式廓

于

其申命用休求民之莫

右恭衍載載于戈一章

載橐弓矢三危既宅陟

我高岡

帝乃誕敷文德于疆于理止戈為武莫敢不來王屬象胥論言

語

右恭衍載橐弓矢一章

我求懿德阜成兆民引養引恬肫肫其仁

井窳萑韭山澤林豔迄用康年

天子所予

右恭衍我求懿德一章

肆于時夏時順而物成老有加惠壽考

且寧入學鼓篋觀

國之光既優既渥自

天降康

右恭衍肆于時夏一章

允王保之

天壽平格宜民宜人惟

皇作極惇德允元遠至邇安萬邦惟懷

天子萬年

右恭衍允王保之一章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七日 收到

份

2308

